



唯山先生文集
三十一之三

〇三三

和16
1899
19



和16
1533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目錄

問對一

對幕府問六條

擬問六條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問對一

對 幕府問

幕府一日冷道春見萬書統宗有所謂衣天綱十
 將訣李淳風六寅占指之曰解否春對曰不解又
 指擲錢占與掌真筭數曰解否對曰不解曰歸家
 而見之春對曰唯明白詳言之幕府曰善夫衣
 李輩術數也有不可貴者擲錢比拈者則如兒戲
 矣掌筭獨易簡而六藝之一也余云不解者所以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問對一
 幕府問
 幕府一日冷道春見萬書統宗有所謂衣天綱十
 將訣李淳風六寅占指之曰解否春對曰不解又
 指擲錢占與掌真筭數曰解否對曰不解曰歸家
 而見之春對曰唯明白詳言之幕府曰善夫衣
 李輩術數也有不可貴者擲錢比拈者則如兒戲
 矣掌筭獨易簡而六藝之一也余云不解者所以

披之也強而不可則拒君命也詳言之者實而直也
謂道春曰鄉黨篇既焚章讀不作否如何春曰本
邦小野侍中某之說也云可問人而馬亦不可不
問焉曰是非朱子之注乎曰否貴人賤畜其理宜
然若魯侯之馬乃可問焉此孔子之馬也以退朝
而后知爲孔子之馬也讀不作否非朱子之意也
蓋侍中之穿鑿耳百川學海中亦有此說云

謂道春曰方今大明亦有道耶鄉以爲如何曰有
之春雖自未見之於書知之夫道者非窈窕冥冥

而在君臣父子男女長幼交友之間今也大明自
閭巷自郡縣至州府無處處不有學校皆所以教
人倫而以正人心善風俗爲要然則果有道乎於
是幕下變乎色而言他春亦不言

謂道春曰道古今不行矣故中庸不可能也道其
不行矣夫鄉以爲何如春對曰道可行矣中庸所
云者蓋孔子嘆時君之暗而道之不行而言者也
非道者實不可行者之謂也六經所云此類不少
非獨中庸耳曰中者何曰中者難把一尺之中非

一丈之中一塵之中非一家之中一國之中非天下之中物各有中得其理者必中矣故初學者欲知中則不知理必不得矣是以中者理而已矣者古今之格言也曰中與權皆有善惡湯武以臣伐君此雖惡而善所謂逆取順守也故不善不惡者中之極也曰春意異乎此願得盡辭乎春以為中者善也無一毫之惡物各得理事皆適義中也善善而用之惡惡而去之亦中也知是非分邪正來中也湯武順天應于人未嘗有毛頭許之私欲為

天下之人除巨惡豈雖惡而善乎哉故湯武中也權也若於莽操乃賊也又逆取順守即謫奇權讓也非聖人之不可共權之謂也且欲詳之則不在方冊它人所讀與春所言以為同乎以為異乎古人以邪說之先入為戒良有以哉嗚呼千言萬語元只不過理之一字於是乎曰理理遂不契

又

六月二十五日幕府謂春曰曾子子貢之一貫如何春對曰曾子之一貫以行而言子貢之一貫

以知而言聖門顏子之外類悟無如子貢故有此
告 幕府又曰所謂一貫何春曰聖人之心唯一
理而已矣然天下之物與事於時於處其理莫不
貫之而相應相當故無行而不得其處矣譬如春
夏秋冬寒暑晝夜之運雖不同而一元之周流無
一息之間斷是以天下之事相什佰相千萬而我
心之所應之者唯一理耳在君爲忠在父爲孝在
朋友爲信其理元來不異耳 幕府又曰參也魯
然所以聞一貫者何春對曰以孔子卒考曾子歲

殆二十餘也豈生質實愚而年少以傳聖人之道
哉想其氣象無圭角而人以魯任之乎蓋篤實本
已其外似魯耳 幕府又曰湯武征伐權乎春對
曰君好藥請以藥喻以溫治寒以寒治熱而其
疾已是常也以熱治熱以寒治寒謂之反治要之
活人而已矣是非常也此先儒權譬也湯武之舉
不私天下唯在救民耳 幕府曰非良醫如反治
何只恐殺人耳春對曰然上不祭紂下不湯武則
弑逆之大罪天地不能容焉世人以此爲口實所

謂滂夫學柳下惠者也唯天下人心歸而爲君不歸而爲一夫

右五條在駿府奉對 太神君

又

道春在江城也 殿下謂曰三畧者真張良書乎對曰史記留侯世家老父授書于良且日視之則太公兵法也初無三畧之名班固漢書亦同之後漢書光武言黃石弱制強柔制剛之事然則以畧爲良書歟又有素書云者宋張商英注之彼以

素書爲黃公所授良書二者三畧近是雖然譎而不正曰六韜如何對曰太公之事詩所謂尚父鷹揚孟子所云太公避紂歸文王可謂太賢矣史記齊世家太公有隱謀秘計以是見之則六韜是乎雖然大賢以上之人不可言者亦多蓋右人附會而爲書也况又漢書注所引太公六韜其辭今世所有六韜中未嘗有乎群書治要所載六韜亦然况又太公之隱謀史記所云可疑乎

此一條在江府奉對 台德院殿

以上六條共慶長年中作也

擬問

平重盛者何人也事迹雖多且以其大者言之及父清盛之將圍上皇宮也重盛再三諫焉清盛既被甲而發重盛朝服而來清盛心慙甲見于外而表素而見重盛重盛又諫夫以彼之暴虐對其子也如此若非有重盛之至誠惻怛甚感于彼則豈其然也耶清盛未肯從其諫於是乎重盛謂衆曰同志於我者今來我第於是乎諸卒皆趣故清盛

恐之不圍上皇之官是似以兵劫其父乎實不然乎又以兵諫之意乎重盛欲事君則如父何欲順父則如君何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忠孝其相爲用者也若不然則不足謂之忠孝重盛其處君父之變而不失其忠孝者乎然則重盛者何人也平時賴世領天下之兵權而祖父皆居副帥之任到時賴亦然時賴微服巡行諸州知下情不上通者驗欲訟而無告者而歸鎌倉其后悉勘覈之正其是非夫時賴之政果如何哉知民之所苦所怨

也如此憐下之不訟不告也又如此夫如此則可
謂質義之人者耶非耶時賴之在本朝非有伊傳
周呂之任者乎而伊傳周呂之微服巡行而伺人
之陰私也蓋未之有也歟爾惟風下民惟草何勞
微服巡行哉然則時賴其質義而不學者乎若學
則其治亦未宜止此也歟

易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程伯子曰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
曰道者元來只此是道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

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又荅柯國
材書曰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伯子
與朱子其言不異程叔子曰所以陰陽者道又云
所以闔闢者道朱子又曰理與氣决是二物又曰
理弱氣強又曰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頗放叔子
與朱子其言相同而伯叔有異朱子亦其言前後
有異未知以何者為定論而歸其一也
性即理也在天地亦同此理也在人亦同在禽獸
亦同在草木亦同在萬物亦同性無二故也然孟

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之論性多說本源此荅告子生之謂性而然乎朱子以為知覺運動氣也仁義禮智理也氣者人與物相同而理者物不得而全也然則任其明通與昏塞而言乎不然則天地人物理豈有二乎性豈有異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以為迂孔子於是乎又詳告之方今為人上者若待公而為政公將奚先公亦必也正名

乎之一言蓋有之也耶公為我莫惜一言我亦不以為迂乎

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余雖讀詩然未知所以達於政也亦未知所以使而專對也雖多亦奚以為之戒感報有餘古人讀詩而所以如此者何今人誦詩而所以不然者何蓋其所誦詩同而所用心異也歟願公明告我誦詩所以然之故於戲伯魚無言牆面之教是亦如何

言歡面以上擬問六條慶長之末 公務之暇所

此類作也末二條者所呈惺窩也

新頭夜以不寐而思其所以歸國而後以撰

新頭時亦猶古人歸而後以撰也

志亦未以夜以刻而思其所以歸國而後以撰

其所以歸國而後以撰也

其所以歸國而後以撰也

其所以歸國而後以撰也

其所以歸國而後以撰也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目錄

問對二

惺窩答問二篇

答叔勝問九條

怪力亂神問答

庭草交翠問答

以上擬問八條 卷長之太 公教之太 亦也末二條 亦也末二條

我草交翠問答

對六歲時問答

答友問問次

對齋答問二篇

問條二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三十二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問對二

惺窩答問

甲辰之秋閏八月二十四日余因賀古宗隆而見惺窩先生終日侍坐他日記其所答問以呈之先生謂余曰嗚呼不生於中國又不生於此邦上世而生於當世可謂不遇時也雖然孔子不生於唐虞之際而生於春秋侵伐之間孟子不生於文武之時而生於列國戰亂之代由此觀之志道者

不可論時，然則不生於上世而生於當世亦奚足
焉。余對曰：時有遠近，道無高下。蓋夫子賢於唐虞
之意乎？先生曰：然。
惺窩批曰：彼小人亂世之於我也磨也，沮也。他
山之石也，皆勵我者也。其動心忍性亦在茲。吁！
在口不足憂，在他不可欺。嗚呼！古宗豈而
先生謂余曰：汝謂何以爲學？若求名思利，非爲已
者也。若又以此欲售於世，不若不學之愈也。余聞
而銘于心。上文書卷三十二

惺窩批曰：古今膾炙之陳言不足錄，然爲子立
志之初，及此

又曰：讀聖賢之經書，以經書證我心，以我心證經
書，經書與我心通融可也。故讀書之法，莫近於此矣。
惺窩批曰：先儒之成說也，心與經同處，我心之
公也，不同處，我心之私也。

又曰：見地堅定，而后可讀異端書，不爲其所搖奪。
若見地不堅定，則其語震動而我見易搖也。古人
作爲文章者，不廢莊子亦此意也。

又曰見人莫若氣象信哉程子之言

又曰我儒如明鏡物來即應釋氏如暗鏡却棄絕物鏡中本來固有之明而欲暗之是害理也

惺窩批曰先儒之成說

余問曰孟子道性善荀子謂性惡陸象山天地之性人為貴論亦曰性惡再為荀况之說如何先生曰有疑也是不落題乎余歸見黃氏曰抄云象山破題云爾於是乎余服先生之言不苟矣

惺窩批曰破題之字如何言不足論然為字

問王陽明大學從古本作親民以仁解明德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解親民先生曰新之之中乃有親之之意而存焉新民畢竟非親民而何然則作新民慈地好

惺窩批曰親民之中亦有新民之意

問陽明謂見鳥獸草木之哀鳴折傷而憫惜之是仁與鳥獸草木為一體先生曰以格物之眼見之則萬物皆莫不然却不待其哀鳴折傷也因示庭前之松竹而謂余曰便是如是看如是好

先生曰陽明出而后皇明之學大亂矣必又有可畏之君子者出焉而一之

惺窩批曰非以陽明爲亂以天下學者爲亂

又曰見此方禪者之文章建仁祖溪相國茂龍此二人有才氣乎

惺窩批曰非以古人并言二人二人之後未見此二人也吾邦文章多在古時浮屠氏出然亦臺閣山林文氣稍異况浮屠乎見地議論不可學之

又曰見本朝文粹則此方儒者之心可見

惺窩批曰其所見則不足言雖然氣象溫厚又今人所無可愛可敬

余取論語往往疑問且請指點先生一一辯析如矢壅過流水沛然余之喜不可言

問致知格物鄭玄註于前溫公解於後到乎程朱又更作之傳繁然明白又至陽明別出意見如何先生曰此處未易言也汝唯熟讀玩味涵泳從容可也要在默而識之也至一且豁然貫通則諸儒

之同與定于一

問理氣之辯先生曰談使宋元之名儒在於今日之座不若書之所記精而詳也我之所言者如汝之所見余曰性理大全書等是耶先生曰然

先生謂余曰性理大全所載諸儒有見與語俱到者有見未到而推言者汝讀之則宜觀其語觀其人惺窩批曰此知言也知言知人知言知人之本在知已

先生曰理之在也如天之無不禱似地之無不載

此邦亦然朝鮮亦然安南亦然中國亦然東海之東西海之西此言合此理同也南北亦若然是豈非至公至大至正至明哉若有私之者我不信也惺窩批曰陸金谿同此理同此心之意也然真箇如此若不同非理彼此之間有一私存彼此竟截然隔斷了其私有知而然者有不知而然者不知而然者學而可公知而然真私也

先生曰我衣深衣朝鮮人或詰之曰其衣深衣可也奈其蓬髮何我對曰此姑從俗耳泰伯之亡荆

齋也。鬻髮文身而聖人不許之。至德乎。詰者領之時。余請賀氏借深衣。欲製之。先生聽之。翌日深衣道服到。余乃捻針土。以法裁素布。而製深衣。先生曰。當世天下困窮。人民罷敝。蓋由遊手者衆多也。食粟之家。有餘力。農之夫不足。所謂長安百物皆貴。蓋此故也。相率不爲寇盜。亦可惟余以爲遊手者。十而爲浮屠者五六。

先生曰。我之所愧者我心而已。愧者在內。豈以自外到者爲愧哉。苟不愧於內。則是無愧也。余以爲

昌言詩云。不愧于屋漏。先生有焉。

又

道春昔嘗問格物之義。懼窩先生答曰。程朱謂之窮理。由是言之。天地所以爲天地者。何上而積氣者天也。下而厚形者地也。水火所以爲水火者。何雖千萬里之外。內有炎上者。雖不名火而必火也。雖千萬年之前。後有潤下者。雖不稱水而必水也。寒暑晝夜亦然。雖一草一木。微禽昆蟲。亦各有其理。而况人乎。就人身言之。目曰視。耳曰聽。口曰

魏山先生集卷三十一
一十一
聰口曰言曰恭心曰思曰睿故曰人者天地之靈
五行之秀也此心此理豁然貫通謂之格物曰物
事也有物則有事而唯言事則虛言物則實父子
君臣皆物也有親有義者事也所以然者理也推
其類以致於蘊奧者窮此心之量所謂格物物格
歟曰是○又問說卦曰窮理大學曰格物其立言
不同何曰聖賢千言萬語只要入理會得故所示
不同所入即一也且古人各自有入頭處如周子
之主靜程子之持敬朱子之窮理象山之易簡白

砂之靜圓陽明之良知其言似異而入處不別曰
專言理不言物則馳于虛專言物不言理則局於
器器有形理無形忠孝以君父之存沒而不可偏
廢也物理自然道器不二謂之格物窮理曰然云
云先生嘗問曰大學之要何先道春對曰誠意乎
曰誠意雖爲大學之要然在學者只格物窮理爲
先是急務也曰生死關人鬼關是乎曰此譬固當
格物爲先誠意次之曰雖有先後而更考互察而
後其工夫不可闕其次序不可亂乎曰是也

答叔勝問

寬永二年叔勝年十三

前頃寄手書讀之則如對顏欣慰欣慰所問論語中之三條尤以見子之孳孳於是又愈歡抃可益勤焉

孔子之於陽貨豈其真仕于彼哉彼姦惡之人也然遇於途則不能不面是孔子不得已也非本意也夫君臣之道古今之理也不仕者無義故也若有義則可仕矣故三月無君則吊唯孔子不敢仕貨而已矣故婉詞而曰將仕將之一字是有意也

蓋無必之詞乎世人若逢貨而相問答則逢彼怒而貽其害或諂媚而自家辱者可有之若孔子則不然只以常理而言之是聖人之言也此意朱子集注既述之子其熟讀而可以知之

迅雷風烈必變者敬也夫風雷之甚者是天之怒也故雖聖人必變容貌是敬于內而變于外非若常人之怯而然夫舜烈風雷雨不迷者與此其道相行不相悖故不懼三軍不避矢石亦自敬中來是仁義之勇也無敬則雖暴虎憑河亦血氣之勇

也故朱子曰聖賢而有豪傑者也豪傑未必有聖賢者此事見于鶴林玉露可以考之故風雷不迷者本自必變之中而出來舜與孔子易地皆然聖人雖有性之反之之分是亦生知學知之氣稟也至成其功躋其域則一也故聖人無優劣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孔子在齊年久與平仲交故稱其交接久而敬也若夫居谿之沮者彼未必拒孔子也想像當時於齊國有所不可者言之歟且又序說隨世家而載之少正卯與問禮于老子

及此居谿等之事皆不經見則司馬遷踈繆亦有之而序說存其疑之意味必無之歟

乙丑十二月下旬

又

寬永四年作叔勝年十五

對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忠孝豈二哉故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又曰啓予手啓予足是其體形既全况心乎故曰殺身以成仁曰舍生以取義昔泰伯雖斷髮文身然孔子稱爲至德比干雖諫而死亦稱爲三仁嗚呼死生亦大矣雖然君

死社稷何苟免而偷生歟所以全此心也父母唯其疾之憂是為孝也夫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而所以載道也孝亦道也忠亦道也非他只一心而已若夫戰陣無勇則雖苟免而偷生然此心之義既亡與行屍視肉無以異也奈何無羞惡哉若無羞惡則不義也不孝也不忠也曰竭其力曰致其身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然二者不可得而兼也捨輕而取重可也不可以小學而大遺者乎

又

對曰論語有魯齊古漢張禹兼學三論從其善者至於鄭玄就魯論篇章而後參之以齊古然則今所行則鄭本也故不可識其篇某章某句孰為魯孰為齊孰為古耶雖然陸氏釋文某字魯論作某字齊論作某字云者蓋見諸書中數處如此云者而言之耳陸氏亦何見三論別本全卷乎雖然據其所記言語氣象而見曾子筆歟有子筆歟子貢所記乎子游所錄乎其門人等所書寫乎是又往往可觀可認者不可謂必無之也李氏伐顛史一

段甚詳而文繁先儒疑其為齊論義或然也今所
問六言六蔽朱子語類有非夫子雅言之疑云云
比之他真雖似有此疑然向所謂弟子門人所記
非一人故有此不同耶雖然視禮記家語等所載
夫子語則亦有此例彼其效此而為之乎勿忽諸
可也况又朱子所言亦從門人所問而告之或一
時之語說或萬世之定論是亦不可不察也

又

對曰朱蔡不信書序然胡氏春秋傳按書序以解

麟經旨云云按莊公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是左
氏所傳之經也而傳稱衛寶公羊穀梁經傳並作
寶字故杜預亦疑俘字誤也獨胡氏引書序湯伐
三腹俘厥寶玉以為俘者經詞而寶者釋詞也桀
載寶玉奔於三腹而棄之湯伐而取之故爾雅俘
取也是乃所以俘者不唯取凶虜而已又取其寶
玉也夫書序古來稱為孔子所叙胡氏姑從其說
是以僖公卅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是胡氏
又引書秦誓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穀

是乃以小序各論解春秋也欲釋經旨則宜引群書况小序之古而有據乎縱令不為孔子所叙復豈不愈于群書雜記耶如毛詩序亦然

又

問周公遭流言時召公太公無一言說成王者何也

答武王崩時成王總十三歲也周公位冢宰而攝政管蔡與武庚相謀流言於國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庶辟無以告我先王說書者以二公為太公召公

也或曰畢公召公也此時成王幼少其疑難解管蔡骨肉也難遽殺戮故周公姑避之東都方是之時也奄君亦與武庚相應周公乃誅之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二公亦以周公所辟為可而已雖然豈以時不幾諫王哉王疑未悟時未至矣偶遇天變開金縢而王忽開悟時王歲僅十五六則王果賢也蓋二公所諫想宜有之唯以古昔之事故其書不傳耶且書百篇也逸適半奈何為不有召公太公說成王哉余嘗聞程窩曰伯夷諫武王

時左右欲其不_レ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其後武
王及周公太公召公諸大夫無一言及伯夷者何
也薛文清曰以武王之聖不知伯夷之賢命矣哉
雖文清如此云爾未必決也若使夷既死即已矣
若猶在則武王豈不聘禮哉雖微子箕子爲殷親
戚尚或爲賓客或授_レ洪範况伯夷亦不可必無也
二公諫流言於成王亦不可謂必無也齊王問事
於孟子孟子對曰於傳有之今問周公逢流言時
太公周公開說成王余亦對曰於傳有之然其傳

泯矣於是并說武王夷齊事以察之如何云云

問子入太廟每事問尹氏曰雖知亦問謹之至
也然以此俗見之知而問者不近於僞乎

答入太廟每事問雖知而問者敬也夫知而故問
有真有僞譬如石慶數馬是真也豈非敬乎張湯
陽驚是僞也豈非詐乎先儒把此二人比况之今
亦就此可考

火漢共有一石
慶張湯傳

問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論語曰以直報怨以
德報德其異向如何

答不報無道與以直報怨合而問如何夫聖人言
語如此直截明白也何擬議哉顏子犯而不校彼
橫逆無道之來如蚊虻之過前報之者何校之有
若以無道報無道恰似犬咬牛恃角馬蹄齧雞
擊距是禽獸之相報也非人道也故孟子亦曰人
必自侮怨後人侮之又曰人其待我以橫逆則君
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也此物奚俎至哉如
此再三自反其橫逆猶至則其人是妄人也與禽
獸奚擇哉此乃犯而不校不報無道之旨趣也耶

雖然此亦不必報也只是直而已矣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直者何也理而無私曲也其
所報何不直哉傳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
去善義之經也故不報無道所以爲直也此語不
啻無抵牾而相爲表裏何擬議之有哉若夫至於
不共戴天之讎又當別論之豈其以怨報怨以讎
治讎之謂乎以直報怨一段四書章圖通義中有
一說話好相證得須一考而可也

頃年先生在京師東武未移家叔勝傍母在京師

學問不解穎悟超群附使風寄此九條
先生喜而公務之暇涉筆而為之對以寄
示之

恠力亂神問答

問曰羶羊萍實商羊防風之骨問諸仲尼而後
知之孔子之勁拓國門之闕非不啻口言之而
已其身有之叔梁紇亦多力其記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之間闢戰爭力之事也非啻王室亂而
已易大傳禮記論語屢言鬼神之事然子不語

恠力亂神者何哉

答曰先儒以恠力亂神為二事或以為四事朱子
集註從其四聖人言常不言變言治不言亂何一
槩論之哉利命仁亦雖言之然不言罕言哉故曰
索隱行恠我不為之驥不稱其力也暴盪舟不得
死然小人窮則斯濫矣惡不仁之甚是亂也如春
秋撥亂反之正答子路以事人不足以事鬼是所以
其不語乎

問曰闕答猶有小疑春秋傳所載災異不少特

書獲麟出若不得時則不祥也不祥則恠也
書稱舜德曰烈風雷雨不迷其才德力量不盛
大哉不主皮者禮射也若至用貫革者亦可尚
力驥雖稱德至軍旅則齊馬力三百篇中有謗
亂惡亂之詩聖人不測之鬼神之事如向所云
况祀者國之大事也與祭者不可不知鬼神之
理也請益

答曰獲麟之事諸說多矣然聖人之所感則不為
不祥何恠哉烈風雷雨不迷者雖有聖德致風雨

能謂之說姑就蘇氏蔡氏說言之則其度量絕人
而所不迷也以是稱其力如禹乘四載跋涉山川
亦在力而不在功德乎盡力於溝洫者是務力之
謂也決而不可為背力也拔山之力早盡而寬仁
之業永存此又可以證焉詩人之患亂者所以思
治也聖人何刪焉若夫鬼神之理尤深妙也不可
妄語者必矣至若巫覡詛祝之幻惑人則淫也非
正也

問曰聖人愧一物之不知也知恠而不語乎疑

而不語，予聖人何疑之有？孟子曰：智譬則巧也，五聖譬則力也。如孔子巧力全備，何廢其力哉？經書善惡並言，吉凶相稱，好惡兼說，未有不治亂併論也。且若不語神，則造化之迹，陰陽之理，祭祀之義，魂魄之說，幽明之論，何以得聞之？再請益答曰：多聞闕疑，所告子張也。聖人亦有所不知，則疑而竟至於無疑焉。他人不然，語性則恐有後學之疑，孟子所謂聖智巧力者，譬喻之一端也。況以其至，雖為爾力，然以其中為非爾力，則何必偏尚。

力哉。治亂相稱，則猶堯舜桀紂相對，言之歟。亂邦不居，是所以其不欲言之也。聖人於鬼神，其理昭昭於胸中，然敬而遠之，所以存之也。蓋夫微妙之理，非聖人則孰知之？答：禘說所以指其掌也。故論之以傳于後世，繫辭禮記論語所載是也。然屢言之，則似狎侮，而而近好奇，是所以不語歟。豈唯神而已哉？三者亦各有微意乎？若夫左氏失巫，墨子尚鬼，何足取哉。

庭草交翠問答

問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
與淵明所謂木欣欣以向榮有異同乎

答曰天地生物之意生生不息之妙亦是仁也茂
叔體此仁者也故察萌動見青青而造化之妙協
我心故庭草不掃若夫淵明之見解雖未浴光霽
殆髣髴乎至其工夫蓋淵明之所不及乎

問曰庭草欣木之異同既闡命矣大明儒者王
守仁刻庭草與茂叔窓前草不掃其意旨不異
是彼門人等之所筆記也未知異同

答曰若持克己守仁之心則不除草與刻草其事異
而其理不異故有同而意異者有異而同理者仁
及為獸而有鈞弋者伐一木不以時雖為不孝而
有斧斤入山林者草不除者彼一時也刻草者此
一時也茂叔守仁易地亦然乎若今推周子之意
言之其生物之妙自得之樂見解工夫俱到者乎
譬如為閭其事雖同而禁暴為暴古今之異也為
仁不富為富不仁陽貨孟子其取意固異稱意而
不除草亦宜養苗而芟夷草亦宜焉異不異廬全

不_レ空_レ然_レ聞_レ周子庭草交翠之爲美而欲同己意假
托_レ刻_レ草_レ以_レ誇_レ說_レ門人乎彼性太聰明動排宋儒雖
然其自樂不可及淵明也工夫不可及周子也然
則其意可以類推

問曰伊川先生侍讀哲宗時哲宗春秋富將折
樹枝伊川進曰方長不抗從之蓋是傳周子之
道故乎乃是庭草不除之意思乎

答曰其理雖同其處事不同周子見萌芽蘇息而
不除之一氣之乾元滿腔之春風於一草一木見

天地之心伊川當一枝之將折而無所用之故教
帝以惻隱之及草木廣此心推其恩則四海之民
皆蒙其惠澤或善其身或善其君嗚呼周程傳授
之道美哉真君子之儒也朱子曰淵明亦是豪放
有庭草之鬢鬢乎如守仁彼哉彼哉若夫陳蕃庭
草不掃者異日之談也

慶安二年之春作此問答二篇以示恕靖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目錄

問對三

堯典峻德問答 毋不敬問答

孔子問禮於老子問答

易字義問答 關雎問答

春秋名義問答 文王無憂有憂問答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三十三目錄

問對三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問對三

寬永癸酉仲秋下先聖殿釋采堯與峻德問答

問德有大小有深淺堯之峻德者何對德者

得諸心之理也堯之至德大而深故曰俊德

問此德之所以平章百姓廣萬邦者何對

對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修

則施及天下百姓何為不平章萬邦何為不協

和乎

問今所云則大學之條目也然則唐典與大學其
揆一也歟
對是亦然也夫不云乎引帝典曰明俊德者謚大
學之教出自帝堯是即仲尼所以祖述堯舜也
問人心古今一也帝德之所以異乎衆人者何
對竊是人也此理何以異哉然氣稟所拘物欲所
蔽稍異耳故有君子有小人有智有愚雖然天
之所賦本是一也是以明其德則必由于學故
聖人垂教于萬世

問帝堯者生知之聖人也何由于學哉
對生知者生知此理具此德者也雖然此亦莫不
由于學譬如璞玉依他山之石見其光潤雖堯
之聖明奚識不學三皇之書乎
問上智與下愚不移然則學者何敢望聖人後世
何似堯舜
對南山之竹直矣然不如括之鏃之而作矢也雖
上智不可以廢學亦明矣雖下愚亦勉學則天
下無棄物故曰雖愚必明而況於不愚乎

問唐虞去世久矣于今如何

對前言不云乎仲尼祖述堯舜仲尼之道行于世則明其德於天下今日之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故武州精舍新成而杏壇一會儼然在茲

寬承庚辰仲春釋菜毋不敬問答

問曰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威儀即曲禮也孰三千條內以毋不敬為始言之何

答曰曲禮之本者修身之禮也毋不敬者修身之

本也故大學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先儒云曲禮三千以敬為首雖三百三千之多唯是毋不敬以蔽之猶詩三百以思無邪一言蔽之

問曰敬既為禮之本則五常何不言敬而言禮哉孟子論四端曰恭敬之心禮之端也然則敬之為禮之本者根本之義乎抑亦本始之義歟願聞之

答曰有子曰孝弟者為仁之本與先儒論之謂人

之性有仁故爲仁則孝弟爲本然五常不言孝
又林放問禮之本聖人荅之以儉與戚然五常
言禮而不言儉戚是皆兼本源本始之義也禮
有本未有體用有內外或曰冠昏喪祭或曰吉
凶軍賓嘉或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道廣大
淵漫天地然約而釋之則不過言天理之節文
人事之儀則而已聖人立名字以示後世以教
天下故曰道曰德曰諫曰敬曰忠恕曰孝弟之
類甚多皆是爲使人易曉也敬者一身之主則

爲禮可以毋不敬爲本也

問曰漢唐諸儒謂毋禁止辭陳澧亦同焉然明朝
柯尚遷以爲絕無辭其義奈何不足取之歟

答曰陸氏音義引說文謂毋禁止辭然諸書毋無
通用者多且論語毋意必固我史記毋作無朱
子謂是也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然則絕
無之義也柯氏本於此謂以毋爲禁止則猶似
淺而輕乎若以爲絕無則深而重也孝經曰禮
者敬已矣然則事無大小無不敬者矣由是

觀之則柯氏說亦不可捨也脩身以敬以安人
安百姓者堯舜之政也禮之用大哉毋不敬之
義至哉

慶安已及仲春釋菜孔子問禮於老子問答
問曰孔老之道不同而孔子問禮於老子果有之乎
答曰禮記曾子問史記世家及莊子等有之
問曰老子曰失義而後有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
之首也老子非知禮之人而問之者何也

答曰老子爲周柱下史世稱知禮故孔子聞其名
而往問之聖人無常師問官于鄰子學琴于師
襄與襄弘賓牟賈魯太師論問樂入太廟每事
問且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蓋擇其可而取之
者也君子不耻下問詩云詢于蘓莒由是見之
况老子乎然則有取周之舊章而不取忠信之
薄者也

問曰道家尊崇老子其作老子變現圖譜上古時
爲萬法天師三皇時爲廣成子等之輩五帝時
又出號務成子三代時又出改其名就中在周

在母胎八十年指李樹剖母左腋而生豈是人情哉在越爲范蠡在秦末爲黃石公在漢爲河上公皆是其所崇者之說也何其虛誕之甚也其人之有無不可知則問禮之疑益多

答曰道士修養家之所言不可信焉古人曰金丹一粒誤先生然其信之者謂道成而不死雖然莊子者老子之流也曰老聃死秦失弔之其言之弔者明矣死而再三生者人豈信之哉老子果死則蓋其人不可謂無之本無其人何得謂

之死哉既有其人則問禮不可謂無之也

問曰問禮之事於有之者今之五千言者後人之僞作歟抑亦關令尹喜所託歟或又化胡經之類歟

答曰五千言未必皆爲僞作谷神不死章列子以爲黃帝詞也雖程子亦有取之邵子亦有所擇焉載管輅之語朱子參考之於楚辭辨證其餘猶有所議然則五千言之內引古人格言間亦有之乎觀蘭怡者具蕭翼服而可也

問曰所答非無其義然再案之王石梁批禮記所
稱之老聃曰是非作五千言者別人乎孔子師
老子之說出莊子之寓言依是漢儒不深考
而載之禮記司馬遷書之世家王肅筆之家語
况案史記老子傳有老萊子有太史儋蓋遷亦
有所疑于此人乎魏崔浩不好老莊書曰此矯
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
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蓋是疑其書而不
疑老子乎請聞一人二人之決于一

答曰如來問老子之事論孟及春秋傳皆不載之
故雖朱文公初有此疑乎後來以老子爲一人
非有二人老子初知禮及晚年憤世俗厭繁文
以無事爲宗故以爲忠信之薄亦猶如分裂仁
義道德是所以爲異端也文公以有此意故論
語序說載問禮之語示學者以存之而已問禮
事果不可謂無之雖然文公亦不曰乎虛無之
教高而無實是所以異于聖人也

判云五問五答之趣大義稍著所問所答皆非無所

巍然老子為柱下史知禮猶如 本朝內記局知
詔勅宣命故聚其事涉歷代者記之曰柱下類
林也其生而知者理也度數名物者可聞而知
之故孔子往問之而已聖人無常師之說嚮既
言之今不贅焉猶試譬之若有博學強記者自
中華來 本朝繫舟初登岸時示以呂波竿倭
字使彼見之則必不能讀之既貫知之則可悟
其旨也豈以彼為不及此乎孔子之於老子亦
如此乎謂之問禮則可也謂之師則不可也朱

子以老子不為有一人而不刪世家問禮事以
載於序說良有以也第五答之旨誠為的當初
學者可以解惑

慶安庾寅仲春釋菜易字義問答

問云易字義如何所謂易簡變易不易三義願聞
其詳

答云繫辭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地陰陽之
道無思無為易簡是也易音以政切變易之易

貞益切雖其音異而取其義也寒暑推移四時
相變萬物變化消息無止皆陰陽之往來屈伸
也莊子易道陰陽是也故取變易為其名而變
易之理則天地古今之常而不革易是謂不易
故先儒曰易一名而含三義詳見孔穎達八論
問云三義既闡其辯然不知其孰是且先儒有日
月為易之說又有取蜥蜴之義者聖人之設名
豈其多端乎請聞其定於一

答云古人之製文字有象形之體日月是也易字

分之則日月以象陰陽合之則為一字以大極
故虞翻云易從日下月陸德明釋文引之楊誠
齋祖此義是異說也蜥蜴之說者恠僻不足取
也所謂易簡變易不易各有其理然易簡者其
音異則不為定論乎易之為書也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然則不可必謂不易唯變易之義尤長
故程子曰易變易也朱子從之宜以變易為正
說

問云變易之義既是則朱子何以加之以交易之說乎

答云宇宙之間水火相對日月代明山峙川流之類至若萬事萬物凡其二一者之對立而其理之相湏者皆謂之交易也是變易之中含交易之意故朱子發先儒之所未言以交易兼加變易可謂至矣盡矣諸說雖不一而真主本義

問云易之字義既詳得其旨就問周易之周字義如何

答云本義云周代名今從之

問云周禮太卜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

易鄭玄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陸德明釋文云周代名也周至也遍也備也今名書義取周普然則雖存代名之義而以周遍為正賈公彥周禮疏云連山歸藏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易以純乾為首天能周布於四時故名易為周也其容齋亦用周徧之義如此則以周徧為本說而可也乎

答云周禮之三易其要在易一字連山歸藏鄭玄

雖釋其義案世譜等群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
帝一曰歸藏氏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經
周取地名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
禮題周以別餘代是孔穎達之所考論也况又
繫辭禮記言易不言周易也論語云孔子五十
學易左傳云周史有以周易見者然則周是代
名而不為周徧之義也明矣周禮既稱三易則
易之為名三代共之若周徧是則朱子何不取
之乎

判云大抵本朝先儒議論三問三答常事也今
至五返其互所言皆有所據然所答以周為代
名則可為定論穎達之強記論之於前朱子之
精微傳之於今故取之為正豈容他喙乎且夫
古之聖人觀察三才之間如視其掌故一畫以
示之演而為八重而為六十四於是文王繫之
彖辭周公加之爻辭是所以稱周易也仲尼作
為十翼以教天下後世易歷四聖之手而後彌
全矣夫天地之心不易見然所以形容之者易

也人萬物之靈其心與天地通故萬物備我易
豈外求哉從之則吉逆之則凶以有其不齊故
吉凶存亡之理進退變化之趣學易可以知焉
是聖人之所以垂教也依是見之易之字義亦
可從竊易交易之義

兼應壬辰仲春釋朱關雎問答

問曰毛鄭及朱子謂關雎者文王時之詩也竊聞
或以爲康王時之詩其說如何

答曰以關雎爲康王詩者魯詩之說也劉向列女
傳康王晏出朝關雎頌見杜欽曰佩玉晏鳴關
雎歎之說者以爲古者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
所周康后不然揚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後漢
楊賜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范曄皇
后紀論康王晚朝關雎作諷然晁說之謂魯詩
以關雎爲文王詩則說之所見與劉向等所說
異而與毛鄭等義同魯詩今不傳則不聞其詳
故朱子不取之近時舶上載來類書之中有端

木賜詩傳申公詩說等想偽作也若誠有之先賢何可不據此乎

問曰所答康王時詩之辯猶雖遺疑姑須之史記周室衰而關雎作故漢明帝詔云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是何謂乎

答曰是韓嬰之所說乎故薛漢章句謂古者人君在內不聽政於是應門擊柝戒其好內以敷文以諷之雖不言其時世而與康王之晏出相似則馮衍所謂關雎識微與劉向所謂頑見髣髴

乎漢興言詩者有齊魯韓三家各所說殊異擇而可也關雎文王之詩也當仲丘之刪述而以周世之衰廢本于在席故以關雎為之教戒是故史記云關雎以為風之始何為表世之詩乎愿今之不如古也想諸書曰歌某詩者誦古詩也滄浪之歌以孟子言之孺子之歌也以楚辭見之漁父之歌也何取古歌識指其所歌為其所作耶康王時歌文王關雎亦何傷焉如此則魯詩之疑亦不可遺

問曰所答關雎為非康王之詩然則為文王之詩
有定說乎

答曰關雎國風之始鹿鳴小雅之始文王大雅之
始清廟頌之始皆是有周盛時之詩也因以為
始不可以為康王詩不可以為衰世之作以關
雎為文王詩是一證也儒先謂文王德化所及
廣遠雖夷貊者可公侯于城桃夭漢廣亦文王
之化也汝墳篇王室如燬父母孔邇言紂王暴
惡如火之不可智邇然有文王為民之父毋如

此則不可居康王詩於兔置汝墳之先以關雎
為文王詩亦是一證也左傳載吳季札聞歌周
南召南曰美哉哉始基之矣猶未也說者謂二南
王化之基猶有殷紂未盡善也以關雎為文王
詩亦是一證也况儀禮者周公之制作也於鄉
飲酒鄉射燕禮合樂關雎又歌關雎既在周公
之前則為文王詩決矣且詩大序曰關雎之化
繫之周公是非文王之化乎儀禮註云文王行
周南之教孔穎達之詩疏註言之至宋子以儀

禮為摠彌發明之為文王時之詩乃是不易之
論也若失張超蔡邕以此詩為畢公作雖當文
王之時世而所摠不明故不足取焉

問曰以關雎為文王時之詩詳聞其詳以得啓蒙
又按毛傳鄭箋孔疏后妃有關雎之德樂得淑
女以配君子使為嬪御共事文王與今所講朱
子之說異同優劣願聞之

答曰舊註關雎之說如來問朱子謂淑女乃是太
姒為處子時也文王之宮人求得聖女為聖主

之配及其始至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此詩漢
匡衡曰配至尊而為宗廟主綱紀之首王教之
端也豈嬪御之稱乎先儒謂淑者女德之至稱
也太姒聖女也諫其德者一言以蔽之曰淑而
已不亦然乎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
憂然哀而不傷求而得之則有琴瑟鐘鼓之樂
然樂而不淫故人間之洋洋盈耳且此詩雖若
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先儒多是壹
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至朱子謂后妃

之內助亦本於文王之躬化是所可著眼也

問曰關雎之說既以明辯然關雎后妃之德也想夫周室之興自后稷啓土公劉篤前烈至大王肇基王迹延及王季文王何必假后妃之德哉以是爲王化之基而爲國風之首者何哉

答曰大王基王迹者言其功業也與關雎不于涉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然則人倫之道始于夫婦也故

后妃之有表德者文王風化之始也王化先行於其室而後播于天下國家王季大任亦順乎故太史公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義釐降是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可不思乎三百篇中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五典悉備皆是無不由焉然則以關雎爲首篇宜哉

判曰五問五答殆如木鐘所問有由所答有本夫經之所疑者以史而證之史之所誤以經而正

之是前儒之所爲也今引史漢所載巖閔睢詩之時世非無所據也於對之而本乎經以考正彼異議况魯韓詩不傳于世乎所問到底所答丁寧其餘何言漢初言詩者齊魯韓然不傳久矣如所答獨毛公所傳出自卜子夏焉如序則或曰聖人所刪述或曰子夏或曰國史或曰毛公或曰衛宏其筭則鄭玄所薦成唐太宗詔陸德明孔穎達等諸儒就毛傳鄭箋爲之釋文及正義世之所記誦皆從之至于朱子除訓故之固

陋稟折中之大才作詩集傳以行於世且於序則有所接有所闕疑有所不取有所論辯至如形名度數草木鳥獸有讓於先儒不悉釋出十歲之後得六義之旨者乎今所講與所答共崇信朱子以爲學詩之本問答既詳有所擇然申覆添贖語庶乎使巨衡之說解人順而師塾之亂盈我耳如是則得性情之正而保聲氣之和

兼應甲午仲春釋菜春秋名義問答

問曰春秋者魯史之舊名耶抑孔子創名之耶
答曰孟子以晉乘楚檮杌而對言之且云其文則
史又公羊謂不脩春秋者孔子筆削以前之魯
史也然則非孔子創名之也可為魯史之舊名也
問曰孔子折衷六經於書曰叙於詩曰刪於禮曰
傳於樂曰正於易曰贊曰序獨於春秋曰作則
其名亦初為之乎

答曰脩魯史雖記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其微辭與
義史外傳心之要如游夏不能贊一辭故曰其

義丘竊取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然則雖因舊史與初作齊既於詩
書禮樂易皆祖述之憲章之其不改舊名獨何
脩春秋改其名乎加之易者上古以來之書然
繫辭曰作易者其有憂慮乎指文王也演上古
之易然謂之作且周公制禮作樂亦損益古之
禮樂也則孔子脩魯春秋謂之作者何疑之
問曰所答雖有其證猶似貽疑也孟子曰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說者謂當乎主

東遷魯隱公之時春秋始於此然則似孔子之
所名乎若果爲魯史之舊名則此名自伯禽之
時有之乎抑亦魯累世何公始立此名乎

答曰所難再三今按左氏傳魯昭公二年晉韓宣
子適魯見易象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
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此時孔子生
僅可十歲則爲魯史之舊名明矣春秋之名自
周公之時可有之故杜預曰春秋遵周公之典
以序事又曰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所制也又

按春秋外傳曰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楚申叔時
教春秋皆在孔子之前晉楚各稱其國史曰春
秋則諸侯各可有春秋乎故宣子稱魯春秋以
分他國也唐孔氏謂春秋是大名晉楚私立別
號曰乘與檮杌魯無別號守其本名也是皆經
傳之明據也且猶考之則夏殷春秋者汲冢之
所說也墨翟之見百國春秋亦可以併證焉由
是見之則可解其所疑

問曰聞三問三答之趣明知春秋爲魯史舊名就

想春秋二字義其說多端後漢賈逵曰春秋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劉宋博士賀道養曰春貴陽之初秋取陰之初又春秋緯說曰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春作秋成故曰春秋也未知孰是

荅曰唐孔氏駁賈逵道養之說曰春秋之名理包三統擬周以建子爲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擬夏以建寅爲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

陰初今考之春秋所謂春者爲建寅之月則可謂陽之中乎然爲建子之月則非陽中秋亦可推知之則賈逵說非定論道養謂陽之始者雖合建子之春然以春秋之春爲建寅之月則三陽交泰也非陽之始彼此枝梧則亦未可也如春秋緯之說則不合制作三年之說亦異終於獲麟之說則不足論之

問曰三說皆非則用何說乎曾聞春秋者賞罰之書也春行賞秋行罰乃爲書之名故公羊家說

曰春秋賞善罰惡之書邵子謂春秋者聖人刑
賞之書也此說如何

荅曰以春秋為賞罰之書者先儒之常談也雖同
勸善懲惡之說然為名書之義者不可也聖人
述經曰詩曰書曰禮曰樂曰易皆平易也獨何
於春秋用隱語乎杜預曰記事者以事繫日以
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故錯舉以為所記
之名也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詩魯頌
曰春秋匪解中庸曰春秋脩其祖廟皆包四時

則杜預有所擡加之趙岐韋昭既先杜預其註
孟子釋國語皆解春秋二字為四時之義故朱
子作孟子集註亦取杜預義今從之為是

判曰子曰述而不作述者傳舊而已作者創始也
故作者聖人能之述則賢者可為之孔子修六
經皆傳先王之舊未曾有所始作也故其自言
如此學者疑之以為諸書多於春秋曰孔子作
之其謂作之則春秋之名號始自孔子乎不然
聖人之謙辭每每如此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而

折衷之其事雖祖述而其功則倍于作也非自始制作也然則雖修之而可曰作之况功業之大也倍于作乎此是朱文公之意也且又春秋之字義今日所問雖多端而所答編年之趣最得本意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每歲書春夏秋冬聖筆既如此故曰四時備而成歲何有異論乎後世慕魯史之名而其所著之書借名于春秋者晏子虞氏呂氏陸賈之楚漢趙氏之吳越習氏之漢晉等是記事而已豈必陰陽刑賞之謂

也哉

明曆乙未仲春釋菜文王無憂有憂問答

中庸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

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云云

問曰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罔獨孟子引之謂文王

憐恤鰥寡孤獨而無告者也孟子又曰文王視

民如傷哀之傷之則不可謂無憂乎

答曰文王之治政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鰥寡孤

獨皆受其養而浴其恩故其民無凍餒而仁人

以爲已歸則是其無憂也視民如傷者通下望道而未之見之句而見之則其民雖安而聖人愛民之深終日乾乾之心也故不曰傷民而曰如傷則其實無憂者可知也

問曰按史記伯邑考者武王兄也長幼有序則所以明天倫也文王於廢立之間何無憂乎

答曰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先儒以爲稚也或以爲遵殷制也惟夫以德不以長也是文王家事公而無私共是大妙之產則非如

常人異腹變愛之疑也何憂之有焉况有大王立季歷之例乎若夫紂於伯邑考之事皇甫謐之謬妄不足云焉

問曰采薇詩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故其詩云曰歸曰歸心亦憂止孟子曰文王事昆夷夫夷狄者諸夏之所賤也以文王之聖而如此頗似冠屨倒易乎然則何無憂乎答曰按采薇序曰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則昆夷之患玁狁之難共繫于殷王

也文王爲之救其患攘其難而已其曰心亦憂止者詩人之所感也何必爲文王之憂乎且此詩朱子謂未必文王之詩不可不辯焉若事昆夷則大王於狄之家法孟子既論之以爲仁者之事所謂仁者不憂者也

問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然崇墉言言仇仇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先是伐大戎伐密須敗者國伐邗易雜卦曰師憂然則當此等之時匪無憂虞乎

答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者一時之事也其退而修教者所謂臨事而懼也及其再駕彼因壘而降與禹之於有苗同日之談也朱子謂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彼既伐肆絕忽之後蠻夷帥服天下誦文王之功何憂之乎如彼大戎密須之類者義師之所向如草上之風何足勞聖心乎程子曰文王之征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

問曰易大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朱子謂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均是文王之事而孔子之言也繫辭曰有憂患中庸曰無憂者聖經賢傳相為矛盾何哉

答曰繫辭之所言者羑里一時之事也中庸之所言者文王之始末也想夫堯舜之盛也其子皆不肖神禹之功也其父殛死成湯之光也太丁先卒太甲顛覆其典刑或其始也或其終也不為無憂也唯是文王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

則始末共無憂而王季勤王家武王有天下其重熙累洽之義所以超群聖也其開八百年之洪業者宜哉

判曰文王無憂有憂之問對自初至五互據經史而論之以堪慰耳既難容吻雖然推校之則明夷之蒙大難文王以之非有憂乎自朝至日昃不遑暇食非憂勤乎或曰有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自後人而言之乎此說亦可通歟既有是父彼有是子文王不亦樂乎故君子有一朝之

憂無終身之憂。夫文王之政與民共樂之，其恩廣覃，鳥獸之濯濯，鬻鬻魚之物，躍物各得其所，况於人乎？文王樂而無憂，且夫憂患者心之用，而人不能無者也。舜以不順於父母為憂，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孔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其餘憂之當然者，尚有焉。聖人皆然，豈翅文王而已哉？唯其心正而無有所憂患，故孔子曰：仁者不憂，又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如此文王，無憂明矣。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由此言之，憂之大小遠近深淺急緩，亦不可不察也。故謂君子憂道不憂貧，雖有一朝之患而無終身之患於此，是益知文王樂而無憂，后稷之後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之聖子神孫相續相累，自有宇宙以來，未有若是之盛也。豈非作述之所致耶？

漢非孟文而楚...
 賦...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終

